

习主席为何提起话剧《前线》

■孙广远



前线 (上集)

曹慧民

根据苏联话剧《前线》(柯涅夫克作, 萧三译)改编



壹

低沉的天空,炮火还未散尽。前线总指挥作战室里,总指挥戈洛夫低头沉思着,身后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红与蓝激烈地交织对抗着。

副官轻轻走进来,俯身低语道:“前线报编辑梯希和特派军事记者客里空同志,请您接见5分钟。”

两人走进来,戈洛夫搁下笔,笑容可掬地说:“噢,老杆子们,有什么事吗?”客里空胸前挂着徐卡牌照相机,毕恭毕敬地说:“您荣获勋章的命令已经登在我们报纸的头版上了。编辑部让我写一篇关于您的稿子,为了不出什么差错,告诉我,您是哪一年获得第一个勋章的?”

“1920年。”戈洛夫不假思索地说。客里空快速地在嘴上说:“嗯,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在1921年。”

“了不起。第三个呢?”

“在红军二十周年纪念日上。”

“好极了。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今天!”

“哦,是的。请您允许我照一张相发给首都的报纸。”

“也许用不着吧?”戈洛夫笑着说。

“不,不。全国人民都应该知道他们杰出的将领们。一分钟。这样,不要动,有了。”客里空对准镜头连连按快门。

“你们为何不多到火线上走走?”戈洛夫说着,目光转向那位编辑,“翻开我们的前线报纸,那里简直没有什么可看的。编辑同志,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

“总指挥同志,请您指示,我们好努力改正……”

一直站在角落的通信联络处长插过话来:“今天的报纸,几乎整版都是废话。我已经报告总指挥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这是我们记者和欧格涅夫军长的访谈呀!”编辑微微一笑解释。

“你以为,在军长的脑袋里就不会有糊涂的东西吗?纠正过多少次他们的脑筋了,尤其是欧格涅夫,他最喜欢在天上的云雾里生活,而我们呢,是住在地面上。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

编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很抱歉,总指挥同志,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

“你认为什么?你在军事上,二乘二等于几都不知道,就已经‘我认为’……”

他从桌上拿起报纸看起来,通信联络处长立刻凑上前,指点着说:“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吧。”

“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时代。”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

打败了14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着英勇、果敢。现在他哭着喊着说,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这还不算,你看这里——”无线电通信联络以及其一般的通信联络,德国人搞得很好,我们应当向敌人学习并且赶上他们。”任何一个战士和指挥官读了之后会怎么想?为什么我们要宣传法西斯的通信联络?”通信联络处长眼睛骨碌碌地转。

“老贵备我们的编辑没有用。欧格涅夫今天会来的,我们要问向他。”

客里空和编辑走了,通信联络处长一吐心中郁结:“总而言之,他是骄傲起来了,俨然是一个大元帅的样子。”

“还是年轻啊。刚打仗的时候他只是个上校,三个月后提升为少将。现在当军长了,怎么不冲昏脑袋呢?”

没多久,欧格涅夫少将、总指挥部参谋长和军分会委员陆续前来报告。见众人到齐,戈洛夫招呼大家坐下,扬了扬下巴说:“参谋长说吧!”

总指挥部参谋长站起来,“我想首先请第17军军长报告,怎样执行761号命令的,同样也请骑兵集团司令说。”

“欧格涅夫说吧,简短点。”戈洛夫说完,把两手扶在椅子上轻轻拍打着。

“很短,总指挥同志。命令是执行了,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戈洛夫说:“你不用这样急躁,等一会就会明白的。”

“命令是执行了,但是,应该承认,我也不懂得命令的意图。”骑兵集团司令说完低下了头。

“你,老头子,不应该这样作报告吧。执行了,就完事。其他的,等着会告诉你的。他年轻,可以原谅。你早就应该知道,到什么季节,长什么蔬菜。”戈洛夫说完,又笑着问:“对不对?”

“假如事情是关于蔬菜的话……”欧格涅夫压低声音说。

“没有问你!”戈洛夫瞥了欧格涅夫一眼,“参谋长,说吧!”

参谋长从文件夹中取出图纸,站起身,走到地图前面,“所有我们夺取柯洛柯尔车站的企图,直到现在,一点也没有结果。德国人固守着车站,已经牵制我

们两个月了。占领柯洛柯尔车站,将意味着迫使德国人立刻撤到河对岸去。”

他停了一下,郑重地说:“前线总指挥戈洛夫中将命令我们,拟定下面战役计划……”

战役计划宣布完,戈洛夫环顾四周,默认地点点头,笑了笑说:“这就要看严寒这位将军的威力了。”

“正是,德国人不会留下来。飞机不能帮助他们,因为这样的暴风雪不但不会停下来,反而会越来越大。前线总指挥的意志已经由我们在各项命令上体现出来了。”参谋长进一步补充道。

“现在明白为什么作了事先的准备了吧?接受命令,大胆去干吧!”说着,戈洛夫将命令交给欧格涅夫和骑兵集团司令。

这时,眉头紧锁的军分会委员站了起来,低沉地说:“坦率地说,我心里很不安。假如凌晨1点德国人在车站上集合很多坦克,那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他们把坦克开到欧格涅夫的后方去了。”

正说着,戈洛夫突然打断他的话,“乱弹琴!我们有准确的情报,在车站上他们只有50辆坦克停在那里不动。”

“假如他们从河对岸开来呢?”

“假如地震呢?哈哈。”戈洛夫收住笑容,“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地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迷惑他和歼灭他。”

“一切似乎看起来都对,但是在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是颤抖的,从没有这样发抖过。”军分会委员眉头皱着。

“那是因为你那文官习气还没有去掉的缘故。你的手经常颤抖,那是什么让你烦恼呢?”

“就是柯洛柯尔的楔子,假如突然这里……”

欧格涅夫抢过话说:“这个命令,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个命令,那时候你也笑过我。”

“那笑是对的。那一次我们不是打败了德国人,夺回了城市吗!”戈洛夫不经意地耸了耸肩。

“但是,我们是用什么夺回来的?胜利了,是因为战斗员违反了把部队放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的命令。这是事实。”欧格涅夫斩钉截铁地说。

“有趣,往下说。”戈洛夫不动声色地拿起笔记着。

军,我们千万不要做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封的戈洛夫。”

戈洛夫是不懂得现代军事行将在“明天的战争”中蜕为败将的一线总指挥,最高统帅部及时果断地起用了善于指挥现代战争的新生代将领欧格涅夫,而使丧失战机的“明天的战争”转败为胜。

战争瞬息万变,但有一个不变的铁律:胜利的勋章,永远挂在塑造世界军事战略高地、勇敢地向着未来战场进军的将士胸前。主人翁欧格涅夫说,世界上还是有真理的。“只有打造后天的军队,才能赢得明天的战争”,正是镌刻在真实的战争前线的真理,也是《前线》呈现给今天的真理!

能否赢得明天的战争,取决于能否打造一支后天的军队。就是说,军队战斗力提升的速度只有超过战争到来的速度,军事斗争准备的速度只有超过敌人伸出战争魔爪的速度,只有先于敌人登上后天的制胜高地,用后天的制胜战力打明天的战争,我们才有敢打、才有取胜的把握。不仅要超越昨天,还要超越今天,更要超越明天,这是取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历史逻辑。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主席曾发出这样的胜战之问。《前线》中不思进取的戈洛夫们,对自己已

经在飞速发展的军事革命中悄然落伍一无所知。置身于战争前线尚且如此,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呢?《前线》是当年前线的写照,也是未来前线的一面镜子。

值得庆幸的是,在戈洛夫的部队与部属中,蕴藏着一股势不可遏的改革激情与能量,涌动着“把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统统从我们的土地上消灭”的强大力量,也造就了具有驾驭新的战争能力的欧格涅夫,这样随时以新代旧的军事才俊以及不惜用命的一线指战员。从一定意义上说,出现戈洛夫并不可怕,只要具有让“欧格涅夫”淘汰“戈洛夫”的动力与机制,这支军队就有希望,就不愧为胜利之师!

欧格涅夫冷冷一笑,“情报,因为下雪,我们的飞机5天没有起飞侦察了。你们还有什么情报?在这5天里,鬼知道德国人做了些什么。军分会委员同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话音刚落,军分会委员腾地站起身,走过去,对戈洛夫低声说:“总指挥同志,我同你谈谈,请你出来几分钟。”

这一会,空气似乎凝固了……

不一会儿,他们回到了这里。戈洛夫像把怒气过滤掉了,爽快地对欧格涅夫说:“这样办吧,你的左翼25军进到亚历山大洛夫卡,这就保障了你的后方,你的走廊已不会被隔住。我预先警告你,命令必须准确地执行。即使有一点极小的偏差,我要你的脑袋!明白了吗?”

欧格涅夫眉头紧锁,答道:“是,总指挥同志。可以走了吗?”

看表,对师长说:“你那边村庄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下令,我就可以冲过去,直到河边。”

“不!”欧格涅夫摇头,“那正是他们想要的。到晚上,敌人的坦克很可能就会进攻我,我命令你马上回到这里,集中全部兵力,用炮火和飞机好好地掩护撤退。晚上7点时分,报告命令执行情况,去执行吧。快!”

师长快步走出门去,欧格涅夫又埋下头,用两脚规在地图上标记着,“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把戏,这些德国强盗!”

“这不会那么简单。”骑兵集团司令说。

“正如同苏沃洛夫同志讲的,一切在于脚,在于脚,在于迅速地转移。跳到德国人完全料想不到的地方去。”说完,他看了骑兵集团司令一眼,“噢,你怎么发起愁来了?”

“这太冒险了,我们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骑兵集团司令目光转向参谋长。

“没有别的出路了。”参谋长说。

欧格涅夫眼里泛着笑意,“我建议的这次行动,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参谋长笑了,满脸斗志地说:“嗯,这应该是我们想出的最好的计划了。”沉吟片刻,用探询的口吻说:“应该打个密电去问向前线总指挥。”

“不!”欧格涅夫头也不抬地在地图上搜寻着,“他又会给我们‘纠正脑筋’,那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时间。”

这时,一份前线总指挥的密电传来。欧格涅夫快速看完,将电报掷到桌子上,手里的铅笔被擦得“嘎巴”一声,断了一截,看着骑兵集团司令,“喂,你怎么说?”

“前线总指挥提议,立即退到出发阵地来,问他,你有没有不赞成的意见,过一小时,提议就成了命令。”

“我不是问你这个,读电报我会的。”

“命令终究是命令,我们应当突围向后撤退。”骑兵集团司令思虑重重地说。

短暂的思考,让欧格涅夫镇定下来,他双手按在作战地图上,“第一,这还不是命令,而是提议;第二,他其实是错误的,灾难性的错误,这样会全军覆没。突围?坦克军团现在在哪里?他们完蛋了,现在开来,我的这一军团也会被搞垮!”

“我们能突围。”骑兵集团司令说。

“总指挥官想挽救现在的局势,因此决定,现在比较好的出路是退却。”参谋长望着欧格涅夫,等待最后的决断。

“见他的鬼吧,我用战士的血突破了德国人的防线,不是为了突围撤退啊,我这一军要生存,军队会战斗并取得胜利!”

正说着,前线军分会委员从莫斯科发来密电。欧格涅夫快速看完,一下释然了,“呵呵,这就是说,世界上还是有真理的。莫斯科准许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就是进攻,不要管前线总指挥的计划。”

“真的吗,啊?”

“我曾经请军分会委员在莫斯科把我的计划和总指挥的计划一起报告上级,莫斯科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通知了前线总指挥。”

骑兵集团司令欣喜若狂,酣畅地喊道:“真是太棒了!噢,现在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把德国人打个落花流水。”

“对啦,老头子。”欧格涅夫的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未完待续,明天第12版“长征副刊”刊登《前线》下集,敬请关注)

看表,对师长说:“你那边村庄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下令,我就可以冲过去,直到河边。”

“不!”欧格涅夫摇头,“那正是他们想要的。到晚上,敌人的坦克很可能就会进攻我,我命令你马上回到这里,集中全部兵力,用炮火和飞机好好地掩护撤退。晚上7点时分,报告命令执行情况,去执行吧。快!”

师长快步走出门去,欧格涅夫又埋下头,用两脚规在地图上标记着,“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把戏,这些德国强盗!”

“这不会那么简单。”骑兵集团司令说。

“正如同苏沃洛夫同志讲的,一切在于脚,在于脚,在于迅速地转移。跳到德国人完全料想不到的地方去。”说完,他看了骑兵集团司令一眼,“噢,你怎么发起愁来了?”

“这太冒险了,我们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骑兵集团司令目光转向参谋长。

“没有别的出路了。”参谋长说。

欧格涅夫眼里泛着笑意,“我建议的这次行动,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参谋长笑了,满脸斗志地说:“嗯,这应该是我们想出的最好的计划了。”沉吟片刻,用探询的口吻说:“应该打个密电去问向前线总指挥。”

“不!”欧格涅夫头也不抬地在地图上搜寻着,“他又会给我们‘纠正脑筋’,那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时间。”

这时,一份前线总指挥的密电传来。欧格涅夫快速看完,将电报掷到桌子上,手里的铅笔被擦得“嘎巴”一声,断了一截,看着骑兵集团司令,“喂,你怎么说?”

“前线总指挥提议,立即退到出发阵地来,问他,你有没有不赞成的意见,过一小时,提议就成了命令。”

“我不是问你这个,读电报我会的。”

“命令终究是命令,我们应当突围向后撤退。”骑兵集团司令思虑重重地说。

短暂的思考,让欧格涅夫镇定下来,他双手按在作战地图上,“第一,这还不是命令,而是提议;第二,他其实是错误的,灾难性的错误,这样会全军覆没。突围?坦克军团现在在哪里?他们完蛋了,现在开来,我的这一军团也会被搞垮!”

“我们能突围。”骑兵集团司令说。

“总指挥官想挽救现在的局势,因此决定,现在比较好的出路是退却。”参谋长望着欧格涅夫,等待最后的决断。

“见他的鬼吧,我用战士的血突破了德国人的防线,不是为了突围撤退啊,我这一军要生存,军队会战斗并取得胜利!”

正说着,前线军分会委员从莫斯科发来密电。欧格涅夫快速看完,一下释然了,“呵呵,这就是说,世界上还是有真理的。莫斯科准许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就是进攻,不要管前线总指挥的计划。”

“真的吗,啊?”

“我曾经请军分会委员在莫斯科把我的计划和总指挥的计划一起报告上级,莫斯科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通知了前线总指挥。”

骑兵集团司令欣喜若狂,酣畅地喊道:“真是太棒了!噢,现在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把德国人打个落花流水。”

“对啦,老头子。”欧格涅夫的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未完待续,明天第12版“长征副刊”刊登《前线》下集,敬请关注)

插图 朱凡



长征

第4401期